

一万年来谁著史

就在昨天，送走了趁着周末来津探望的父母。早看到征文的推送，一直奔波着、忙碌着，虽没有做出什么天大事来，倒也是觉得还算充实。课业之余，还是想写一些东西。

从2016到2017年，从合肥到天津，从“红衣主教”到“斗兽场”……一条考研路，我走了八个月、一千公里。

去年九月决定考研天大，电话里告诉母亲：“您北京工作，我便从南方考到北方，让距离由两千里变为两百里，这是儿的本事。”

去年十二月合肥大雪，我租住在校外的民房里，窗户透风、被子单薄，我用书包压着衣服盖在被子上，学一回昔日的居里夫人。

今年三月份来津复试前一晚，我拜谒了淮河路的李鸿章故居，中堂大人生于合肥，发迹于天津，年少放言“三千里外欲封侯”。

坐火车来天津，卧铺，我放下背了一会儿的复试英语，透过车窗，看三千里华北万家灯火，我在想，这一条路李中堂走过，曾文正或许也走过，我也走太久了。我掏出笔记本写下：三千里华北一夜过。现又想想，那一夜其实煞是漫长。

结束几经波折的两天复试之后，正赶上海棠也要开了，面试结束离开北洋园校区时，想了想，天津明永乐二年（1404年）建城，“北洋”二字十八世纪始，留下了一句：六百年津门添新色，三世纪北洋长风流。

早已尘埃落定，现想到过往种种，借机写此小文，借用中堂大人一句：一万年来谁著史，权且作为题目。